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五

作五

宋 徽 宗 皇帝 著

仲尼上或使則實其為則虛歟林至

有也澹然无極美謂契理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

聖人退藏於密故心不憂樂吉凶與民同

患故有憂

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撓琴而歌孔子

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真

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

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樂天則不尤人知命則不高力任其自然

不累乎心何憂之有

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

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

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隨時

之宜之謂是體道之常之謂正故昔日之

言可以為是而自今觀之不可以為正也

然以昔日之言為是以今日之言為正其

所言者特未定也知時无止證焉今故則

東於教者豈足以語此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无憂未知樂天知命有

憂之大也

真樂无樂亦无所不樂真知无知亦无所

不知脩之身故无憂脩之天下故有憂之

大也

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

止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无憂

也

古之知道者以行止非人所能而在天以

廢興非力所致而在命不榮通不醜窮通

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

入也何憂之有然是特修一身者爾

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

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

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

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无

效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

命者之所憂

詩書者載治之言禮樂者載治之具孔子

體道之真以治身超然自得乎形色名聲

之未矣而憫天下之弊故言仁義明禮樂

吁俞曲折以慰天下之心然世之人滅質

溺心无以返其性情而復其初則仁義益

衰而情性益薄其道不行於當年矣為天

下後世慮所以憂也

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

樂知也无樂无知是真樂真知故无所不樂

无所不知无所不憂无所不為詩書禮樂何

棄之有章之何為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

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

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

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

樂天者有所樂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知命

者有所知非古人之所謂知也樂天者必

期於无所樂是謂真樂知命者必期於无

所知是謂真知若是則无所不樂无所不

知无所不憂无所不為與化為人焉往而

不能化人治詩書禮樂可也退仁義賓禮

樂亦可也故其始也以詩書禮樂无救於治亂及其得也則曰詩書禮樂何棄之有華之何爲子貢向也不敢問至其間之茫然自失思无所得則誦書不輟而已所謂得其言而未得其所言者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

仲尼應物而忘心故見其聖者以爲能廢心而用形亢倉子適已而忘形故見其聖者以爲能身視而目聽廢心用形猶桔槔俯仰人之所引亦引人也耳視目聽與列子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同義然何廢何用无視无聽聖人之道焉可致詰此特人者見之耳  
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

者妾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无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佗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耳視目聽猶不能外乎形視聽不用耳目則離形矣蓋耳目視聽未離乎形猶有所不及至於不用耳目則形充空虚視乎冥冥聽乎无聲與神爲一世豈足識之體合於心則以外而進内心合於氣則以實而致虛烝合於神則立乎不測神合於无則動於无方无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烝吾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此所謂以无有入无間者與介然之有有形之小唯然之音有聲之微遠在八荒之外華九方也近在眉睫之間非无所也固於有形感於有聲吾雖黜聰明而同乎大通來于我者我必知之

亦惡知其所以然哉故曰其自知而已矣仲尼笑而不答者解顏一笑不知答也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夫子既聖矣而曰聖則何敢蓋不居其聖也雖博學而无所成名雖名識而一以貫之此孔子所以爲集大成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

皇言道帝言德王言業善任因時所以行道善任仁義所以成德善任智勇所以修業然有爲之累非无爲之事故曰聖則丘弗知也雖然皇也帝也王也應時而造所任者跡也其所以迹則其所以聖

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

一四一九二七

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莊子論燧人伏戲神農黃帝唐虞以來其為天下皆以為德之下衰孔子以三皇五帝三王之治為不知其聖乃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蓋道歲也聖人時也五帝三王之治閱眾甫於亨嘉之會猶時之有春夏也見其外王之業而已故曰不知其聖西方之人去華而復質猶時之有秋冬也靜而聖而已故曰有聖者焉夫有不治也然後治之無事於治何亂之有故不治而不亂待言而信者信不足也默然而喻故不言而自信道化之行猶有行之之迹化而無迹孰推行是故不化而自行此之謂莫之為而常自然也道不可名無所吟域故曰蕩蕩乎民无能名焉雖然聖不可知謂是為聖豈真是哉故疑其為聖而已商太宰以其言不近人情故始也驚怖而大駭且求之度數而弗得故其終默然心計而以孔子為欺我也

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人辯也由能勇而不能怯非大勇也師能莊而不能同非和光也雖不偏在道一曲然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乃若夫子之大全則備道而兼有之彼數子者仰聖人而自知其小則孔子雖各以其所能為賢於已而彼其所事我者亦安能貳已哉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文伯嘗督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无不聞而與南郭子連場二

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目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真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无聞目无見口无言心无知形无場往將美為雖然試與汝偕往問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術術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无言進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為言亦言无知為知亦知无言與不言无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日數而不及者言偕來者眾而夫子之不可及也列子亦微焉者言列子之道亦不可得而見也朝朝相與辯无不聞者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不得已而有辯則其所聞也亦淺矣連場二十年不相謁則與老子所謂不相往來同意相遇於道目若不

相見則不必目擊而道固存矣百骸九竅  
賅而存焉所謂貌充也窅然空然視之不  
見所謂心虛也有人之形故耳目口形貌  
元不充元人之情故無聞無見無言無知  
無傷其室虛矣欺魄若存形而非真猶所  
謂象人也形神不相偶謂神不守形術術  
然若專直而在雄者謂不能知雄而守雌  
以列子之道南郭且視之如此此其徒所  
以駭之而咸有疑色也言者所以傳道也  
言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故曰得意者无  
言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而不知內矣故  
曰進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為言亦言者至  
言也无知為知亦知者至知也以我之无  
言合道之不言以我之无知合道之不知  
由得意與進知者觀之亦所以為言亦所  
以為知也其道不外乎此何妄駭之有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  
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  
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  
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无是非從口之所

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  
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  
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  
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  
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  
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无所  
隱矣

始得一眄言道存於目擊之間解顏而笑  
言心得於形釋之外引之並席而坐則進  
而與之俱外內進矣則妙而不可測也形  
充空虛故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造形上極  
故理无所隱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  
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无故人之游也觀其  
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  
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  
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  
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務外游不知務內  
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  
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

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所玩无故則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  
於對象聲色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  
在消息盈虛未有能辨其游者言兩者之  
異未之或知也然以性見者於其所見亦  
常見其變也故曰凡所見亦常見其變以  
我徇彼則徒見彼之无故反外照內則在  
我者未嘗不常新也故曰玩彼物之无故  
不知我亦无故務外游者與物俱徂見物  
不見性內觀者反身而誠見性不見物窮  
響以聲此求備於物之類也處陰休影此  
取足於身之類也故游之至與不至唯內  
外之為辨列子終身不出則反求諸己之  
謂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  
者不知所賾物皆游矣物皆觀矣是我  
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  
乎游其至矣乎

至游者因性而動者也至觀者即性而見  
者也有所適則有盡性豈有盡者哉故至

游者不知所適有所眩則有破性豈有破者哉故至觀者不知所眩无所不游而實无所游无所不觀而實无所觀上與造物者游如斯而已故曰游其至矣乎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五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卷之六

作其

宋徽宗皇帝書

仲尼下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威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其疾哉矣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術術所能已也

如豕則忘人之貴於物視我如人則忘我之異於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无留居也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不擇地也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則既不受至於人威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則又不見役於物仲固不可以事國君交親友俯固不可以御妻子制僕隸也昔之以天下辭者皆曰適有幽憂之病則命龍叔背明而立向明而望之疑其有幽憂之疾故也聖人之道莫實乎虛今日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則幾聖人者也耳目鼻口皆關於心六孔流通則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之謂也一孔不達則心凝矣視彼外物何足以爲之累然且謂之疾者豈病忘之類歟

无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无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